

王學仲
法選



子亮能讀書
水山堂主人
水山堂主人
水山堂主人

之坤
坤
調
品
室
子

平
 功
 兩
 魁
 燭
 經
 技
 術
 強
 多
 播
 其
 中
 一

美多

學仲堯



王学仲书法选

编者 出版者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责任编辑 冷梅

装帧设计 马海方

印刷者 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一九八七年七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八〇二七·一〇一七一 定价：一·六五元

字必己出立新风

黄绮



『呼延生方在少年，其书得有如是造诣，秉赋不凡，盖由天授。方之古人，在唐则近于北海，宋则山谷，明则倪文正、王觉斯，而非赵董世俗之姿可相并论也。』这是徐悲鸿先生为学仲早年题的词，我即用它作为这篇文章的序引。

我和学仲交往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见面相呼，信札通邮，书画题款，彼此互称『老友』。我们是从喜爱书画开始相识的，学仲多情，每逢农历除夕亲自来我家送画，我被他的盛情所激发，观赏他的画以后，也提笔画梅，多作红梅，以表双方吉庆，虽与学仲交深，亦不敢出示，恐怕贻笑大方。以后逐渐因喜好相同，绘画、书法、诗词以及刻印等等，我对学仲的认识由广而深了。

学仲的书法有独特的造诣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他家一直『沿袭琅玕写字的遗风』，他父亲王履安先生是一位碑学家，专习魏碑，教子甚严。学仲受过父亲从背后掣笔的考验，他还练习过画沙，他又跟随过父亲骑驴入山访碑和帮助父亲书丹上石。学仲艺术个性自幼即很突出，父教严，但他一直要摆脱传统的约束，极力追求时代的自由，他在书法意象的造型上，随笔构思，因文立意，他是要做到『拆骨还父』生长出自己的新的艺术细胞的。

字学魏晋而上，是学仲古朴无华、断绝媚俗书风的坚实基础。我以前说过『学仲真草隶篆，无所不工，若以四者依次品之，我认为隶书第一』。这还是中国书画评论老一套分品的做法。其实对于『无所不工』的书法家，是不应该按我们的眼光来给他们的作品分品次的，如果还要分品次，我这次得改变说法：『小楷第一』。但前一个第一仍然是不好换下来的，因为它们都是『无所不工』的结晶。从少年开始习字时起，学仲就以写小楷为中心，受社会、家庭、学校的影响，共同宣传清代某些文人学者学字的主张，如钱泳说：『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苦练《乐毅》、《黄庭》、《洛神》三帖，由苦练而到了虔敬的程度。这就无怪乎他后来所书写的《闻非自喜》、《游箱根放歌》、《阿苏山喷火歌》等小楷那样清明刚劲。

韩愈主张『词必己出』，我看学仲是『字必己出』，这是他从青少年时起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因此，他的书法始能达到不平凡的境界。他来到天津后，名其书房画室为『己出楼』。『字必己出』是与他『我画我画』的创作思想一致的。

我作为深知学仲生平三十多年的老友，认为他对祖国的书法事业与个人的书法成就，都是卓有建树的。学仲青年时代毕业于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后转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水墨画科，旋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随当代诸名家学习，毕业后一直任教于天津大学为研究生院教授，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早在六十年代初，他的作品为鉴赏家张老槐发现，并持续征为馆藏及历届书展的保留作品。之后他的作品逐步走向国际。一九七六年，他参加了赴日现代中国书画展，一九八〇年参加了中日书家二十人的联展和东南亚以及我国港澳地区的展览。一九八一年被日本国立筑波大学敦聘为客座书画教授赴日任教，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为日本书画界

广泛讲学，均以弘扬东方传统文化、建立东方独自的美学体系为讲题，推动中国书法艺术走向世界。受教学生中不仅有日本弟子，还有新加坡及西方的弟子，并在各艺术、书道杂志上撰写了大量文章发表。为中日文化以及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他的讲学推荐，不少日本书家纷纷到中国考察经派书法。学仲在日本对于促进东方美学的建立和建立经派书系的学说是他最主要的贡献。

学仲结识日本友人今井凌雪先生，他们二人有一致的书法艺术观点，认为「书法是东方美学观点的独特体现，是以点画为基础的抒写形象和意象，如果抽掉了其点画结构，则书法将会混同于绘画，而难于分野区疆了。但如只固执传习古人之技法没有时代的增益和独创，则个人气质亦将无所凭依而流于虚诞」。他们持这种论点分别在两国从事书法活动，并以此指导青年。书法与绘画是有分疆的，而学仲的作品却以新文人画和诗、书、画为一体呈现出自家的理论体系来。今井凌雪之外，学仲联系日本广大的书界著名人士，西川宁、青山杉雨、山条信山、小坂奇石、梅舒适和村上三岛等人，他与前卫派首领宇野雪村多次讨论过现代书风的建立。他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对日本的书坛作了深入的考察。

一位书法家艺术成就常常建立于他本人对理论探索之深度，我以为学仲对理论的研究，也是锲而不舍的。他常说：「黄小松到处访碑，功夫在室外，邓石如临遍了古刻汉碑，功夫在室内，我惭愧两方面都有不足」。学仲自谦两功虽不及黄、邓，但能兼顾并学，他十六岁访碑于郅县四山摩崖、曲阜济宁碑林、泰山刻石，后又按经派书脉系，访问过徂徕、益都、汶上、响堂、房山、焦山、龙门各处，历尽跋涉之苦，几乎凡是有经派刻石之处，无不留下他访碑的履痕足迹。

我们知道，在中国书画理论方面，明代董其昌以佛教的禅宗为界说，建立了中国山水画上的南北宗论，清代阮元在汉碑大量出土的基础上提出了《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学仲以艰苦的实地调研与文献考查为基础，写出了一篇有创见性的《碑、帖、经书分三派论》的文章，建立于碑、帖二派之外增添经派书学之说，对历史上处于含混不清和湮没千年的独立书风提出了新的论证，使人对经派书风有了新的认识而为之眼界一开。学仲在《狂草赋》中提出「应时代，创新章」的要求，但并不排斥古典之书风，他在多次著文和讲演中，既提倡传统的古典书风，又要求在传统基础上有所创新的书风，以及大胆吸取外来艺术的现代书风，将成为中国书坛上的三大流派，这三大流派是一架立交桥，交错通行。百花竞放，各有花香。这样，对推进社会主义新书风的发展将是有利的。

在这里，我想主要地还要谈一下我对学仲书法艺术的瞭解。中国历史上碑、帖、经三派书法，对学仲的书法艺术形成可以说都有启示，他既较早地接触了郅县石经刻石，也大量泛临了二王的楷书，我看他的坚实的根底，就是从这里打下的。他也临写过大量晋魏写经，他自己也多用小楷写经，但没有历史上经派书家那样浓厚的隶书意味，如他写的《白寿庄福社会题赠诸耆英诗》、《楚辞·湘夫人》等作品，对这些作品，我们完全有理论根据说两句话：「继承兼独创，隶意有无中」。学仲有《笔墨的四象》之说，这就是意象、空象、色象和气象，他在一九八〇年发表在《书法研究》上的《漫话书法的形象性》一文中，论述到书法的意象是传达作者在生活中所激发起的不同感情，他反对那种只有运笔结构而呆木无情的书法作品；学仲对书法艺术的运笔之外，更多的是他所提出的空象的开拓，他认为这是引起书法艺术变革的重要一环，即对于每字每行每幅之间的空白进行新的开拓与组合，才能有形式上的重大突破，所谓色象，即不局限于墨色的单一性，可以随浓随淡的发挥墨趣，深墨中也可有水分的调节，至于气象，学仲认为书家主要是写个人之

气质、人品、风骨。他认为每人有每人之气质与秉赋，要把这种气质写出来，使读者如见其人。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奴书」而寻求到「自我」。学仲的「笔墨四象说」不仅适于他的书法艺术，也适应他的中国画艺术，因而在书法中如此灵活多变地发挥着笔情与墨趣。我看到他善用水墨作书，很可能来源于中国水墨画法，浓淡润枯，交互使用，使书法之墨也能分出色彩的变化来，我曾称之为「色彩书风」。书画渗透，但他所写出的作品还毕竟是书法，并非「画」字。学仲一身具有画家、诗人、书家的气质，我个人认为这种气质更多的，也更能使人看到和想向他学习的是在书法作品之中。

学仲的行书来源于经派的露天摩崖，因为那些石经刻石，写得特别傲岸奇伟，这样的奇书恰与学仲的秉赋天然冥合，特别象冈山刻石中的意象驰骋，时时流露于学仲隶书、行书之笔端，如学仲行书《西塞山题壁》，气力充沛，即是消化《冈山》及《瘞鹤》之佳作。

学仲的篆隶书，也有「己出」之风骨，而不依傍于近代某家某派之门户，他爱写中山国《河光石》，厚重华滋而特多古趣，他自作的「实非画史，犹作词人」一联，取法《散氏盘》与《毛公鼎》，气格甚高，有若横空盘硬柯之苍劲。隶书佳作笔散而神聚，多文人雅致，深厚而不流媚，汉简与汉碣兼而熔之。学仲近年常常应中外社会之请，书写了不少长碑大碣，如《日本筑波大学序》、《大阪日中友好会馆记》，在国内则有《中原书法大赛记》、《重修宁园碑记》等等，他每作一碑，必按其作书之信条，因内容之不同而命笔运毫，或者典丽，或者萧散，我最欣赏他写的《中原书法大赛记》，重拙而灵活，擒纵自如而无碍无滓。与隶书碑碣那样流传于社会上最多的，还有学仲的草书，本集中选取了他的《狂草赋》长卷及他所写的王维《山中诗》，基本上代表了学仲草书的风貌，草从楷出，形似狂而实不狂，字字有交代，颇少有意诘拙、故作连绵之态。他认为草书最能抒写其性灵，表达其胸中意象，瞬间间的诗情，偶尔出现的灵感，都发挥于宛如游龙的草势之中。学仲作书，不留格式，经常否定前作，戏称为「变相宗」，故能使人观赏虽历久而常新。

金冬心自名漆书，实则重墨，传古代有漆书的蝌蚪文，多头粗尾细，而汲冢漆书，已成绝响，学仲有一大部分书法是用无光漆写成的，看去凝重沉厚而有立体感，如他所书的「蕉窗」、「两渡扶桑」等都是使用无光之髹漆，利用散锋、锋端有合有离，意态随内容而施，使蕉窗的意象逼真，绿叶临窗，纷披掩映，令人神往意适。

从本集书法作品中反映出学仲家学渊源、师承体系和他的访碑研帖持之以恒的刻苦自励的功夫。他能取得今日的书法造诣是不易的。我们不可否认艺术才能固有大赋，但没有善于识拔艺术人才的伯乐如徐悲鸿大师，早期给予学仲的指导鼓励，学仲的才华是难以充分表现以致取得今天的艺术业绩的。

学仲谦逊地让我为他的作品提出不满之处，我感到学仲在大量的教学和社会工作之余，从事书画创作，他最以为苦的是大量的书画应酬之作，而他又自认为这些迫于应酬的作品，往往无法代表他真正的艺术，而这样频繁的应酬，也确实影响了他不如在中年时代那样的勇猛精进了，当然，这也是每个有成就的书法家所面临的苦恼，希望学仲不要因此而停止后半生的追求与探索。

祝四川省詩書畫院成立

自作詩

詩書畫院錦官城
西蜀久傳藻繪聲
一帖黃州乞玉局
千金辭賦挽長卿
子昂風骨天姿秀
王宰雪山墨潑成
打疊春光入絹素
胸懷澆透古今情

詩祝四川省詩書畫院成立
字琅琊王學仲

天上火星奔突忙地上火星徵吉祥
譚譚遙聞聲震耳紅雲萬朵湧昆岡
御風忽臨阿蘇山十壑百窟呈爛斑
燭龍故為弄狡獪大觀峰上豁心顏
似花而非花似霧而非霧疑是祝融棲
真處青童跨上飛颺輪扶開太空浪
馳駕媧皇巧煉五色石金谷雜陳珊瑚
樹張燈夜夜運鍾鑪拔劍熒熒敞武庫
玉女投壺笑口開神仙燒汞春雷護
揮國幻人鬪身強焱焱炎條來去蛟宮
捧出摩尼珠月窟嫦娥驚愕顧六合之
大古難測典籍荒唐無依據茹毛飲血
後烹飪傳燧人黃帝鑄銅鼎駕龍叩蒼
旻仙山果在東我來探其真造化揭開
大寶藏熊熊光曜屹嶙峋千珎百恠度
地腹萬年永寶內外輪

阿蘇山噴火歌

癸亥春仲書於茨城王學仲



阿蘇山噴火歌

蓬萊宮中日月長仙境於今未渺茫四海之外復四海富
嶽宛在雲中央靈靈地上無不有奇姿瓌狀難細剖空中
飛車遶箱根夜宿強羅驚非偶巨瀧觀雪瀑初霜賞秋山
銀河倒瀉三萬丈恠峰直薄九雲天峽谷繞羅帶溫泉裊
翠烟峭峰湧出蓬瀛景華池春暖浴嬋娟古寺藏雲花競
媚楓葉辭秋色如丹岳鬢鬢以張幄水淙淙而鳴絃鳥亦
不能為之下獸亦不敢為之騫造化獨操雕龍技自闢畦
町寫鴻篇苟得其一足稱快矧乃衆妙萃其間應接不暇
山陰道閭風玄圃非虛傳勾漏葛稚川廬阜李青蓮江左
徐霞客錢塘袁隨園胡不來此豁心顏我今樂矣舞僊僊
一笑欲拍洪崖肩秋遊箱根放歌

歲次癸亥遊笠間佐白山歸後乘興書前歲作學仲



八方壽域仰東瀛
圓嶠蓬萊照眼明
歲月都堪追老子
列星原本應長庚
壘迭奏新風格
棣萼聯輝古性情
雁宕天台游覽遍
今朝剛到化人城

白壽莊福社會題贈諸耆英

飯島博志所長雅屬

壬戌春節後 王學仲



長庚壘迭奏新風格
棣萼聯輝古性情
雁宕天台游覽遍
今朝剛

(局部)

白壽莊福社會題贈諸耆英 自作詩

豫州靈秀中原書灤大賽記
自古已狀書道犬威如段墟甲骨為嶺衆瑯琊王學仲撰並書于津海火濱
代有奇才生璋盈目其琅琅傳聞于人間也蓋數千百年矣當此陽龍門止字
刻騰鳳起也時河南省文一八河南省文聯中國書家協會河南分會首
創格局哀狀為全國先於一八河南省文聯中國書家協會河南分會首
中原書灤大賽河南省黨政軍民大會堂舉行
事者計八餘省總出兒童全耄耋之老弱咸欣欣然未聞以盛舉者
堂用呂檢閱全省翰墨陣官為精神文明之建設寬曠古未聞以盛舉者
矣爰就輝縣名區百泉樹八碑百泉固勝景詩取謂步汲泉水金體獲獎
大賽評得成績卓著而第一其甲乙計一等獎十人榮譽三金體獲獎
花名剗於另石昭永又屬記予劉諸瑛琰予已末學陋質躬逢斯盛
媿燭火之附日月出明何其幸哉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殷旦

筑波大学序

番焉皇皇焉洵思
一治宜乎中華目出
旄出寵賁情殷莪
醉舞斐效前修沈南
爲中日文化再度出

歌吟祖国日兼旬
 稿實前世今
 生北画史激
 揚猶畫
 自作詞一人

學子仲白書詩



歌吟祖国日兼旬，诗稿十担画稿贫。前世今生非画史，激扬犹自作词人。自作诗《歌吟祖国日兼旬》

写我之怀抱

担墨荷笔行

寫我出
 懷抱

己未秋月 王學仲

擔墨荷
 筆行

學仲

余自束髮受書學書習劍皆未有成自愧資質愚陋惟知
以古道自厲竊惟孔子之言曰士有諍友則不離於令名
又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孟子云子路人告之有
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莊子取質焉
漢于定國為廷尉北面就師學春秋諸葛亮集思廣益范
仲淹稱李泰伯為一字師隨園老人有指其作品之誤者
立為改正不待其詞之畢也蓋從來聖賢豪傑無不虛心
納諫終成瑋績海大而不溢名高則難副有成者渾涵汪
洋之度古聖哲名賢之間足以頡頏傳曰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若其自吐又曰朋友有信又曰實事求是又曰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又曰表裏如一此數語者余願
終身誦之以為滄波細流之一助也

王學仲



風雲
馳捲
萬壑
千峰
集
開

云卷千峰集 風馳萬壑開

三反
家
風
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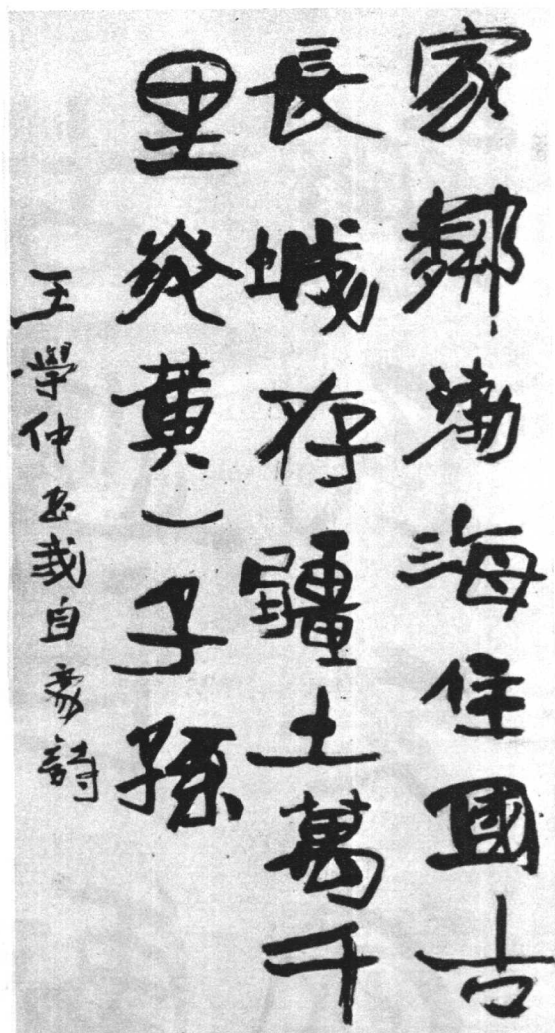
汲冢風情

吳頭楚尾 千古興亡 臨水為鑒 民安國昌 自作《西塞山題壁》

吳頭楚尾 千古興亡 臨水為鑒 民安國昌

王學仲題

丙寅



自作《自豪詩》
飛鳥出林驚蛇入草

